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唐語林卷七八

詳校官侍講學士臣平　恕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候補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學錄臣謝登雋

謄錄監生臣汪國均

唐語林卷七

宋 王讜 撰

補遺 起武宗至昭宗

武宗時李衛公嘗奏處士王龜有志業堪為諫官上曰龜是誰子對曰王起之子上曰凡言處士者當是山野之人王龜父為大僚豈不自合有官

李吉甫安邑宅及牛僧孺新昌宅泓師號李宅為玉杯

牛宅為金杯玉一破無復全金或傷尚可再製牛宅本將作大匠康詧宅詧自辨岡阜形勢謂其宅當出宰相每命相有案詧必延頸望之宅竟為牛相所得
李衛公宅在安邑桑道茂謂之玉盌韋相宅在新昌北街謂之金杯盧氏雜記泓師云長安永寧坊東南是金盞地安邑里西是玉杯地後永寧為王鍔宅安邑為馬燧宅後入官王宅賜袁宏及史憲誠等所謂金盞破而成馬燧宅為奉誠園所謂玉杯破而不完矣

李衛公在淮揚李宗閔在湖州拜賔客分司衛公懼遣專使致信好宗閔不受取路江西而過頃之衛公入相過洛宗閔憂懼求厚善者致書乞一見欲自解復書曰怨即不怨見即無端初衛公與宗閔早相善中外致力後位高稍稍相傾及宗閔在位衛公為兵部尚書次當大用宗閔沮之未效衛公知而憂之京兆尹杜悰即宗閔黨一日見宗閔曰何慼慼也宗閔曰君揣我何念杜曰非大戎乎曰是也何以相救曰某即有策顧相公不

能用曰請言之杜曰大戎有詞學而不由科第至今怏怏若令知貢舉必喜宗閔默然曰更思其次曰與御史大夫亦可平治慊恨宗閔曰此即得悰再三與約遂詣安邑第衛公迎之曰安得訪此寂寞對曰靖安相公有意旨令某傳達遂言亞相之拜衛公驚喜垂涕曰大門官小子豈敢當此薦拔寄謝重疊其後宗閔復與楊虞卿議之其事遂格元和已來宰相有兩李少師故以所居别之來寧少師固言性狷急不為士大夫所稱靖安

少師者宗閔也

李衛公性簡儉不好聲妓往往經旬不飲酒但好奇功名在中書不飲京城水茶湯悉用常州惠山泉時謂之水遞有相知僧允躬白公曰公跡並伊臯但有末節尚損盛德萬里汲水無乃勞乎公曰大凡末世淺俗安有不嗜不慾者捨此即物外世網豈可縈繫然弟子於世無常人嗜慾不求貨殖不近聲色無長夜之歡未嘗大醉和尚又不許飲水無乃虐乎君敬從上人之命即止

水後誅求聚斂廣畜姬侍坐於鐘鼓之間使家敗而身疾又如之何允躬曰公不曉此意公博識多聞止知常州有惠山寺不知脚下有惠山寺井泉公曰何也曰公見極南物極北有即此意也蘇州所産與汧雍同隴豈無吳縣耶所出蒲魚菰鼈既同彼人又能效蘇之織紝其他不可徧舉京中昊天觀厨後井俗傳與惠山泉脉相通因取諸流水與昊天水惠山水稱量唯惠山與昊天等公遂罷取惠山水

李衛公頗升寒素舊府解有等第衛公既貶崔少保龜從在省子殷夢為府解元廣文諸生為詩曰省司府局正綢繆殷夢元知作解頭三百孤寒齊下淚一時南望李崖州盧渥司從以府元為第五人自此廢等第

周膽舉進士謁李衛公月餘未得見閽者曰公諱吉君姓中有之公每見名紙即顰蹙膽俟公歸突出肩輿前訟曰君諱偏傍則趙壹之後數不至三賈山之家語不言出謝石之子何以立碑李牧之男豈合書姓衛公遂

入論者謂兩失之

李衛公德裕以已非科第常嫉進士及為丞相權要束手王起知舉將入貢院請德裕所欲德裕曰安問所欲借如盧肇丁稜姚頡不可在去留內也起從之或曰德裕初為其處從事時同院有李評事者進士也與德裕官同有舉子投卷誤與德裕舉子即悟復請之曰文軸當與及第李評事非公也由是德裕多排斥之

李德裕自金陵追入朝且欲大用慮為人所先且欲急

行至平泉别墅一夕秉燭周遊不暇久留及南貶有甘露寺僧允躬者記其行事空言無行實蓋仇怨假託為之

平泉莊在洛城三十里卉木樹臺甚佳有虛檻引泉水縈迴穿鑿像巴峽洞庭十二峯九派迮于海門有巨魚脇骨一條長二丈五尺其上刻云會昌二年海州送到在東南隅平泉即徵士韋楚老拾遺别墅楚老風韻高邈好山水衛公為丞相以白衣擢升諫官後歸平泉造

門訪之楚老避於山谷衛公題詩云昔日徵黃綺余慙在鳳池今來招隱逸恨不見瓊枝莊周圍十餘里臺榭百餘所四方奇花異草與松石靡不置其後石上皆刻支遁二字後為人取去其所傳鴈翅檜珠子栢蓮房玉蘂等僅有存者雁翅檜葉婆娑如鴻鴈之翅栢實皆如珠子叢生葉上香聞數十步蓮芳玉蘂每跗蕚之上花分五朶而實同其一房也怪石名品甚衆各為洛陽城族有力者取去有禮星石獅子石好事者傳玩之平泉禮星石縱廣一丈厚尺餘上有斗極之象獅子石高三四尺孔竅千萬遞相通貫如獅子首尾眼鼻皆全

李衛公歷三朝大權出門下者多矣及南竄怨嫌併集途中感憤有十五餘年車馬客無人相送到崖州之句又書稱天下窮人物情所棄鎮浙西甘露寺僧允躬頗受知允躬迫於物議不得已送至謫所及歸作書言天厭神怨百禍皆作金弊為鱷魚所溺室宇為天火所焚談者藉以傳布由允躬背恩所致衛公既歿子煜自象州武仙尉量移郴州郴尉亦死貶所劉相鄴為諫官先世受恩獨上疏請復官爵乞歸葬衛公門人惟蹇士能

報其德

李衛公在珠崖郡北亭謂之望闕亭公每登臨未嘗不北睇悲咽題詩云獨上江亭望帝京鳥飛猶是半年程碧山也恐人歸去百匝千遭繞郡城又郡有一古寺公因步遊之至一老禪院坐久見其內壁掛十餘葫蘆指曰中有藥物乎弟子頗足疲顧得以救僧歎曰此非藥也皆人骼灰耳此太尉當朝時為私憾黜於此者貧道憫之因收其骸焚之以貯其灰俟其子孫來訪耳公悵

然如失返步心痛是夜卒

隴西李胼年少恃才俊歷尚書郎李太尉稱之欲處之兩掖江夏盧相判大計白中書欲取員外郎李胼榷鹽使太尉不答盧不敢再請胼太尉曰某不識此人亦無因緣但見風儀標品欲與諫議大夫何為有此事盧曰某亦不識但以要地囑論因於袖中出文乃仇士良書也太尉歸戒閽者此人來不要通後竟坐他罪出為峽内郡丞

李衛公性簡傲多獨居閱覽之勸即效攻作庀器其自修琴阮唯與中書舍人裴環相見亦中表也多訪裴以外事裴坡下送客還公問今日有何新事曰今日坡下郎官集送蘇湖郡守有飲餞見一郎官不容一同列滿坐嗤誚公曰誰曰倉部郎中崔駢作酒録事不容倉郎員外白敏中公問不容有由乎曰白員外後至崔下四籌三白不敢辭其一遣白請罪名從命崔曰也用到處出頭出腦白委頓而回去兼不叙別衛公不悅遣馬屈

白員外至曰公在員外藝譽時稱久欲薦引令翰林有闕三兩日行出尋以本官充學士出崔為申州又徙邢洺汾三州後以疾廢洛下

宣宗即位於太極殿時宰臣李德裕行冊禮及退上謂宮寺曰適行近我者非太尉耶此人每顧我使我毛髮森豎後二日遂出為荊南節度

杜牧少登第恃才喜酒色初辟淮南牛僧孺幕夜即遊妓舍廂虞候不敢禁常以牓子申僧孺僧孺不怪逾年

因朔望起居公留諸從事客謂收曰風聲婦人從若有顧盼者可取置之所居不可夜中獨遊或昏夜不虞奈何收初拒諱僧孺顧左右取一篋至其間牓子百餘皆廂司所申收乃愧謝收太師佑之孫有名當世臨終又為詩誨其二子曹師等曹師名晦辭曹師弟名德祥晦辭終淮南節度判官德祥昭宗時為禮部侍郎知貢舉亦有名聲晦辭自吏部員外郎入浙西趙隱幕王郢叛趙相以撫御失宜致仕晦辭罷時北門李相蔚在淮南

辟為判官晦辭辭不就隱居於陽羨別墅時論稱之永寧劉相鄴在淮南辟為判官方應召晦辭亦好色赴淮南路經常州李贍給事為郡守晦辭於坐間與官妓朱良別因掩袂大哭贍曰此風塵賤人員外何必如此乃以步輦隨而遺之晦辭飲散不及易服步歸舟中以告其妻妻不妬忌亦許之

杜舍人牧才名頗縱聲色嘗自言有鑒別之能時聞吳興郡有佳色罷宛陵幕往覩焉使君聞其言迎待頗厚

至郡旬日繼以酣飲晩官妓曰未稱所傳也將離郡去使君敬請所欲曰願泛綵舟許人縱視得以寓目使君甚悅擇日大具戲舟謳棹較捷之樂以鮮華相尚妝衜泛肆目意一無所得及暮將散忽於曲岸見里婦擕幼女年方十餘歲牧悅之召至與語牧曰今未帶去第存晩期耳遂贈羅纈一篋為質婦辭曰他日無狀或恐為所累牧曰不然余今西行求典此郡汝待我十年不來而後嫁遂書於紙而別後十四年始出刺湖州臨郡三

日即命訪之女嫁已三載有子二人矣牧召母及女詰問即出留書示之乃曰其辭也直因贈詩曰自是尋春去較遲不須惆悵怨芳時狂風落盡深紅色緑葉成陰子滿枝

進士放牓訖則羣謁宰相其道啓詞者出狀元舉止尤宜精審時盧肇丁稜及第肇有故次乃至稜稜口訥貌寢陋迨引見連曰稜等登錢言登科而卒莫能成語左右莫不大笑後為人所謔云先輩善彈箏諱曰無有曰

諸公謁宰相日先輩獻藝云稜等登稜等登

李蠙王鐸進士同年也蠙常恐鐸先大用及路巖出鎮蠙益失勢鐸柔弱易制中官貪之先用鐸焉蠙知之挈酒一壺謂鐸曰公將登庸矣吾恐不可及也願先事少接左右鐸妻疑置酖使婢言之蠙驚曰吾豈酖者即命大白滿引而去

御史府有大夫中丞雜事者總臺綱也侍御史殿中侍御史有內外彈四推太倉左藏庫左右巡皆負重事也

不常備有兼領者監察使有祠祭使館驛使與六察為八分務東都又常一二巡因監決案覆諸道不法事皆監察亦不常備亦有兼領者事御史不聞攝他官自武宗始

聖善寺銀佛天寶亂為賊截將一耳後少傅白公奉佛用銀三鋌添補然不及舊者會昌拆寺命中貴人毀像收銀送內庫中人以白公所添鑄比舊耳少銀數十兩遂詣白公索銀餘恐涉隱沒故也

京師貴牡丹佛宇道觀多遊覧者慈恩浴室院有花兩叢每開及五六百朶僧恩振說會昌中朝士數人同遊僧舍時東廊院有白花可愛皆嘆云世之所見者但淺深紫而已竟未見深紅者老僧笑曰安得無之但諸賢未見爾衆於是訪之經宿不去僧方言曰諸君好尚如此貧道安得藏之但未知不漏於人否衆皆許之僧乃自開一房其間施設幡象有板壁遮以幕後於幕下啟關至一院小堂甚華潔柏木為軒廡欄檻有殷紅牡丹

一叢婆娑數百朶初日照輝朝露半晞衆共嗟賞及暮而去僧曰予栽培二十年偶出語示人自今未知能存否後有數少年詣僧邀至曲江看花藉草而坐弟子奔走報有數十人入院掘花不可禁坐中相視而笑及歸至寺見以大畚盛之而去少年徐謂僧曰知有名花宅中咸欲一看不敢預請葢恐難捨已留金三十兩蜀茶三斤以為報矣

宣宗在藩邸常為諸王所法一日不豫鄭太后奏上昔

心疾文宗召見熟視上貌以玉如意撫背曰我家他日
英主豈疾乎即賜御馬金帶
宣宗在藩邸時為武宗所薄將中害者非一一日宣召
打毬欲圖之中官奏瘡痍遍體腥穢不可近上命舁置
殿下果如所奏遂釋之武宗嘗夢為虎所逐命京兆同
華格虎以進至宣宗即位本命在寅於屬為虎
宣宗即位宮中每欲行幸先以龍腦鬱金藉地上並禁
止每上殿與學士從容未嘗不論儒學頗留意於貢舉

於殿柱題鄉貢進士或宰臣出鎮賜詩遣之凡欲對公卿必整容貌更衣盥手然後方出語及政事終日忘倦章表有不欲左右見者率皆焚爇倡優伎樂終日嬉戲上未嘗顧笑賜賚甚薄有時微行人間採聽輿論以觀選士之得失

宣宗時越守女樂進有絕色上初悅之數日錫予盈積忽晨興不樂曰明皇帝只一楊妃天下至今未平我豈敢忘召詣前曰應左右不得左右奏可以放還上曰放

還我必思之可賜酖一杯

宣宗多追録憲宗卿相子孫裴諗度之子為學士加承旨上幸翰林諗寓直便中謝上曰加官之喜不與妻子相面得否便放卿歸諗降堦蹈謝却召上以御盤内果實賜之諗即以衫袖跪受上顧一宫嬪取領下小帛裹以賜諗

宣宗讀元和實録見故江西觀察使韋丹政事卓異問宰臣孰為丹後周墀曰臣近任江西見丹行事遺愛餘

風至今在人其子宙見任河陽觀察判官上曰逑與好

官御史府聞之奏為御史

宣宗時加贈故楚州刺史贈尚書工部侍郎李德修為

禮部尚書德修吉甫長子吉甫薨太常謚曰簡度支郎

中張仲方以憲宗好用兵吉甫居輔弼之任不得為簡

仲方貶開州司馬寶歷中方徵諫議大夫德修不欲同

立朝連牧舒湖楚三州時吉甫少子德裕任荆南節度

使檢校司徒平章事上即位推恩德裕當追贈祖父乞

迴贈其兄故有是命

武宗任李德裕雖丞相子文學過人性孤峭德裕嫉朋黨擠牛僧孺李宗閔崔珙於嶺外楊嗣復貞穆李公玨以會昌初冊立事亦七年嶺表宣宗即位嶺南五相同日遷北

宣宗弧矢擊鞠皆盡其妙所御馬銜勒之外不加雕飾而馬尤矯捷每持鞠杖乘勢奔躍運鞠於空中連擊至數百而馬馳不止迅若流電二軍老手咸服其能

清夜遊西園圖者晉顧長康所畫有梁朝諸王跋尾處

云圖上若干人並食天厨唐貞觀中褚河南裝背題處

具在其圖本張維素家收得傳至相國張公弘靖元和

中準宣索并鍾元常寫道德經同進入内原注時張鎮并州進圖表

李太尉衛公作後中貴人崔潭峻自禁中將出復流傳人間維

素子周封前涇州從事秩滿在京一日有人將此圖求

售周封驚異之遽以絹數匹贖得經年忽聞款關甚急

問之見數人同稱仇中尉傳語評事知清夜圖在宅計

閒居家貧請以絹三百匹易之周封憚其逼脅遽以圖授使人明日果齎絹至後方知詐偽乃是一豪士求江淮南鹽院時王涯判鹽鐵酷好書畫謂此人曰為余訪得此圖當遂公所請因為計取之耳及十家事起後落在一粉鋪家未幾為郭侍郎家閽者以錢三百市之以獻郭公郭公卒又流傳至令狐相家宣宗一日嘗問相國有何名畫相國具以圖對復進入内

宣宗將命令狐綯為相夜半幸含春亭召對盡燭一

炬方許歸院仍賜金蓮炬送之院吏忽見金蓮蠟燭驚報院中曰駕來矣俄然綯至院吏謂綯曰金蓮花引駕燭學士用之得安否頃刻有丞相之命

宣宗以左拾遺鄭言為太常博士鄭朗自御史大夫為相朗先為浙西觀察使左拾遺鄭言實居幕中朗議以諫官論時政得失動關宰輔請移言為博士至大中二年崔慎由自户部侍郎秉政復以左拾遺杜蔚為太常博士蔚亦慎由舊寮遂為故事

崔相慎由廉察浙西左目生贅肉欲蔽瞳人醫久無驗聞揚州有穆生善醫眼託淮南判官楊收召之收書報云穆生性粗疎恐不可信有譚簡者用心精審勝穆生遠甚遂致以來既見白崔曰此立可去但能安神不撓獨斷於中則必效矣崔曰如約雖妻子必不使知聞又曰須用天日晴明亭午於靜室療之始無憂矣問崔飲多少曰飲雖不多亦可引滿譚生大喜是日崔引譚生于宅北樓惟一小豎在更無人知者譚生請崔飲酒以

刀圭去贅以絳帛拭血傅以藥遣報妻子知微數日微詔至金陵及作相譚生已卒

大中三年李褒侍郎知舉試堯仁如天賦宿州李使君弟瀆不識題訊同鋪或曰止於堯之如天耳瀆不悟乃為句曰雲攢八彩之眉電閃重瞳之目賦成將寫以字數不足憂甚同輩紿之曰但一聯下添一者也當足矣褒覽之大笑

大中四年進士馮涓登第牓中文譽最高是歲新羅國

起樓厚齋金帛奏請撰記時人榮之初官京兆參軍恩地即杜相審權也杜有江西之拜制書未行先召長樂公密話重延辟之命欲以南昌牋奏任之戒令勿泄長樂公拜謝辭出宅逮鞍而歸於通衢遇友人鄭賓見其喜形於色駐馬懇詰長樂遽以恩地之辭告之滎陽尋捧刺京兆門謁賀具言得於馮先輩也京兆嗟憤而鄙其淺露洎制下開幕馮不預焉心緒憂疑莫知所以康甲發日自灞橋東肩輿門生咸在長樂拜別京兆公長

揖馮曰勉旃由是蕢浮之譽遍於搢紳竟不通顯中間又涉交通中貴愈拍清議官工部郎中眉州刺史仕蜀至御史大夫

崔郢中丞爲京尹三司使永達亭子宴丞郎崔秉醉突飲夏侯孜爲户部使問曰尹曾任給舍否崔曰無孜曰若不歷給舍尹不合銜丞郎宴命酒糺下籌進罰爵取三大器滿飲之良久方起笞引馬前軍將至死尋出爲賓客分司

太常卿封敖於私第上事御史彈奏左遷國子祭酒故事太常卿上曰庭設九部樂盡一時之盛敖欲便於觀閱遂就私第視事

大中十二年七月十四日退朝宰相夏侯孜獨到衙門以御史大夫李景讓爲檢校吏部尚書充劍南西川節度使時中元休假通事舍人無在館者麻案既受孜出麻畢乃召當直舍人馮圖宣之捧麻皆兩省胥吏自此始令通事舍人休澣亦在館

李景讓為御史大夫初大夫不旬月多拜丞相臺中故事以百日内他人拜相為辱臺景讓未旬除劍南節度使未幾請致仕客有勸之曰僕射康潔縱薄於富貴豈不為諸郎謀耶笑曰李景讓兒詎餓死乎退居洛中門無雜賔

李瑑罷浙西謁景讓且下馬不肯見方去命人斷其馬臺云

李尚書景讓少孤母夫人性嚴明居東都諸子尚幼家貧無資訓勵諸子言動以禮時霖雨久宅牆夜隤僮僕修築忽見一船槽實之以錢婢僕等來告夫人謂僮僕

曰吾聞不勤而獲猶謂之災士君子所慎者非常之徳也若天實以先君餘慶憫及未亡人當令諸孤學問成立他日為俸錢入吾門此未敢取乃令閉如故其子景温景莊皆進士擢第並有重名位至方鎮景讓最剛正奏彈無所避初夫人孀居猶纔未中年貞幹嚴肅姻族敬憚訓厲諸子必以禮雖貴達稍怠於辭旨猶杖之景讓除浙西問曰何日進發景讓忘於審思對以近日夫人曰此行日吾或有故不行如何景讓惧夫人曰汝今

貴達不須老母可矣命僮僕斥去衣篚於堂下景讓時已班白矣搢紳以為美談在浙西左押衙因應對有失杖死既而軍中洶洶將為亂太夫人乃俟其受衙出坐廳中叱景讓立廳下曰天子以方鎮命汝安得輕用刑如衆心不寧非惟上負天子而令垂白之母羞辱而死使吾何面目見汝先人於地下左右皆感咽命杖其背賓客大將拜泣乞之久乃許軍中遂息景莊累舉未登第聞其被黜將笞其兄中表皆勸景讓囑於主司景讓

終不用曰朝廷取士自有公論豈效人求關節乎敢主司知是景讓弟非冒取名者自當放及第是歲景莊登科

温庭筠字飛卿彦博之裔孫文章與李商隱齊名時號温李連舉進士不中宣宗時謫為隨縣尉制曰放騷人於湘浦移賈誼於長沙舍人裴坦之詞世以為笑

僧從誨住安國寺道行高潔兼工詩以文章制應宣宗每擇劇韻令賦誨亦多稱旨累年供俸望方袍之賜以

耀法門上兩召至殿上謂之曰朕不惜一副紫袈裟但師頭耳稍薄恐不勝耳竟不賜悒悒而卒

南卓郎中與李修古中外兄弟修古性迂僻卓常輕之修古得許州從事奏官敕下許帥方大讌遞到開角有卓與修古書修古執書喜白帥曰某與南二十三表兄弟平生相輕今日某為尚書幕客遂與某書及開緘云即日卓老不死生兒李修古除目帥視書大笑

諸葛武侯相蜀制蠻蜑浸漢界自吐蕃西至東接夷陵

境七百餘年不復侵軼自大中蜀守任人不當有喻士珍者受朝廷高爵而與蠻埵之習頻爲姦宄使蠻用五千人日開闢川路由此致南詔擾據西蜀蜀於是凶荒窮困人民相食由沐浴川通蠻陬也

大中初吐蕃擾邊宣宗欲討代延英問宰臣白敏中奏宜興師請爲都統領兵數萬陣於平川以生騎數千伏山谷爲竒兵有蕃將服緋茸裘寶裝帶乗白馬出入驍鋭兵未交至陣前者數四頻來挑戰敏中誡士無得應

之有潞州小將善射躍馬彎弧而前連發兩中其頸搏而殺之取其服帶奪馬而還蕃兵大呼士衆鼓而前追奔將及黒山獲馬駝輜重不可勝計降者數千人自此復得河湟故地宣宗見捷書云我知敏中必破賊

白敏中初入邠州幕府罷遊同州謁幕府李鳳侍御久不出見曰誰謂崔無角何以穿我屋坐客皆非之後爲相鳳除官過中書曰此官人頃相遇同州今日猶作常調等色

白敏中守司空兼門下侍郎充邠寧行營都統討南山平夏党項發日以禁軍三百人從敏中請依裴度討淮西故事開幕擇廷臣充大吏上允之乃以左諫議大夫孫景昌為左庶子行軍司馬駕部郎中知制誥蔣其為右庶子節度副使駕部員外郎李旬為節度判官戶部員外郎李元為都統掌記將軍冉朌陳君從為左右虞候

白相敏中欲取前進士侯溫為壻其妻曰公既姓白又

以侯氏子為壻人必呼為白侯敏中遂止敏中始婚也

已朱衣矣嘗戲其妻為妾脚夫人安用此

萬壽公主宣宗之女將嫁命擇良壻鄭顥宰相子狀元

及第有聲名待婚盧氏宰臣白敏中奏選尚顥深銜之

大中五年敏中免相為邠寧行營都統將行奏曰頃者

公主下嫁責臣選壻時鄭顥赴壻楚州行次鄭州臣堂

帖追回上副聖念顥不樂為國婚銜臣入骨髓臣在中

書顥無如臣何自此必媒孽臣短死無種矣上曰卿何

言之晚耶因命左右殿中取一桱木小函扃鐍甚固謂敏中曰此是顥説卿文字使以賜卿若聽其言不任卿久矣大中十二年敏中任荆南節度使暇日與前進士在鎖憂閣追感上恩泣話此事盡以此函中文字示之

宣宗時御史馮緘三院退入臺路逢集賢校理楊收不為之却緘為朝長原注臺中故事三院退朝入臺一人謂之朝長取收僕笞之

集賢大學士馮植奏論開元中幸麗正殿賜酒大學士張説學士副知院事徐賢以下十八人不知先舉酒者

說奏學士以德行相先非其員吏遂十八爵一時舉酒
令馮緘笞收僕是笞植僕隷一般請黜之御史中丞令
狐綯又引故事論救上兩釋之始著令三館學士不避
行臺
令狐綯以姓氏少宗族有歸投者多慰薦之繇是遠近
趨走至有胡氏添令者進士温庭筠戲為詞曰自從元
老登庸後天下諸胡悉帶令
令狐綯罷相其子滈進士在父未罷相前拔解及第諫

議大夫崔瑄上疏滈弄父權勢傾天下舉人文卷須十月送納豈可父為宰相滈私干有司請下御史推勘疏留中不出

邕州蔡大夫京者故令狐相公楚鎮滑臺之日因道場中見於僧中令京挈瓶鉢彭陽公曰此子眉目疎秀進退不懾惜其以卑幼可以勸學乎師從之乃得陪相國子弟後以進士舉上第尋又學究登科而作尉畿服既為御史覆獄淮南李相紳憂悸而已頗得繡衣之稱諷

居澧州為厲員外立所尋稍遷撫州刺史作詩責商山四老秦末家家思逐鹿商山四皓獨忘機如何鬚髮霜相似更出深山定是非及假節邕交道經湖口零陵鄭太守史與京同年遠以酒樂相遲坐有瓊枝者鄭君之所愛𢾗强奪之鄭莫之競邕交所為多如此為德義者見鄙行泊中興頌所𨓜勉不前題篇久之似有悵悵之思纔到邕南制禦失律伏法湘川論者以妄責四皓而欲買山於浯溪之間不徒言哉詩曰停橈積水中舉目

孤煙外借問浯溪人誰家有山賣

盧司空鈞爲郎官守衢州有進士贄謁公開卷閱其文十餘篇皆公所製也語曰君何許得此文對曰某苦心夏課所爲公云此文乃某所爲尚能自誦客乃伏言某得此文不知姓名不悟員外撰述者

盧㝅安仁李藩侍郎門生性簡易嘗與同年生在藩座久之㝅起更衣藩謂門生輩本風言訖㝅適至聞藩言即拱曰是不敢藩與門生不覺失笑宣宗嘗微行遇㝅

妻肩輿左右皆走避上即撤輿䙃之大笑而去時人盛傳象妻醜

大中十二年李藩侍郎下崔相沆長安令盧象同年上已日期集盧稱疾不至沆忽於曲道遇象側席帽映一氊車以避沆時主罰因舉詞曰仾垂席帽遥映氊車白日在天不識同年之面青雲得路可知異日之心時人比之崔㲉施肩吾

相國韋公宙善治生江陵府東有别業良田美産最號

膏腴而積稻如坻皆為滯穗大中初除廣州度節上以
番禺珠翠之地垂貪泉之戒京兆從容奏對江陵莊積
穀尚有七十堆宙無所貪上曰此可謂之足穀翁也
崔侍郎安潛崇奉釋氏鮮茹葷血唯於刑辟常自躬親
僧人犯罪未嘗屈法於廳前慮囚必卹惻以盡其情有
大辟者俾先示以判語賜以酒食而付去鎮西川三年
唯多蔬食宴諸司以麪及蒟蒻之類染作顏色用象豚
肩羊臑膾炙之屬皆逼真也時人比於梁武而頻於使

宅堂前弄傀儡子軍人百姓穿宅觀看一無禁止而中
壼預政以玷盛德
韋楚老李宗閔之門生自左拾遺辭官東歸居于金陵
常乘驢經市中貌陋而服衣布袍羣兒陋之指畫自言
曰上不屬天下不屬地中不累人可謂大韋楚老羣兒
皆笑與杜牧同年生情好相得初以諫官赴徵值牧分
司東都以詩送及卒又以詩哭之
李相回舊名躔累舉未第嘗之洛橋有二術士一卜者

一筮者乃先訪筮者曰某欲改名赴舉如何筮者曰改名甚善不改終不成事乃訪卜者鄒先生曰此行慎勿易名將遠布矣然成遂之後二十年間名字終當改矣今則已應天象異時方測余言將行又戒之曰郎中必享榮名後當重任引接後來勿以白衣為隙必為深累長慶二年及第至武宗登極與上同名始改為回從辛丑至庚申二十年矣乃曰筮短龜長鄒生之言中矣李公既為丞郎永興魏相為給事因省會魏公曰昔求府

解侍郎為侍官送一百二人獨小生不𫎇一解今日還忝金章廁諸公之列坐上皆驚李曰君今脫却紫衫稱魏秀才僕為試官依前不送何得以舊事相謀李尋為獨坐三臺肅畏而升相府當時臺官真拜者少後數年間魏亦自同州入相宣宗時李丞相有九江臨川之行跋涉江湖喟然而嘆曰不遵洛橋先生之戒吾自取尤焉

廣州監軍吳德鄘離京師病脚蹣跚三載歸疾足復平

宣宗問之遂為上說羅浮山人軒轅集之醫上聞之驛召集赴京師既至館於南山亭院外庭不得見也諫官屢以為言上曰軒轅道人口不干世事勿以為憂留歲餘放歸授朝散大夫廣州司馬集不受

羅浮生軒轅集莫知何許人有道術宣宗召至京師初若偶然後皆可驗含於禁中往往以竹桐葉滿手再三按之成銅錢或散髮箕踞久之用氣上攻其髮條直如植忽思歸海上上置酒内殿召坐上曰先生道高不樂

喧雜今不可留矣朕雖天下主在位十餘年兢慄不暇今海内小康矣所不知者壽耳集曰陛下五十年天子

上喜及帝崩壽五十

舊制三二歲必於春時内殿賜宴宰輔及百官備太常諸樂設魚龍曼衍之戲連三日抵暮方罷宣宗妙于音律每賜宴前必製新曲俾宫婢習之至日出數百人衣以珠翠緹繡分行列隊連袂而歌其聲清怨殆不類人閒其曲有曰播皇猷者率高冠方履褒衣博帶趨赴俯

仰皆合規矩有曰葱嶺西者士女踏歌為隊其詞大率言葱嶺之士樂河湟故地歸國而復為唐民也有霓裳曲者率皆執幡節被羽服飄然有翔雲飛鶴之勢如是者數十曲教坊曲工遂寫其曲奏于外往往傳于人間

相國李公福庭有槐一本抽三枝直過堂合屋脊一枝不及相國同堂昆弟三人曰石曰程皆登宰相惟福一人歷鎮使相而已

大中十二年宣州將康全泰噪逐觀察使鄭熏乃以宋

州刺史温璋治其罪時蕭寘為浙西觀察使與宣州接連遂摧用武臣李琢代寘建鎮海軍節度使以張犄角之勢兵罷後或言琢虛立官健名目廣占衣糧自入宣宗命監察御史楊戡往按覆軍籍無一人虛者載還奏之謗者始不勝

越人仇甫聚衆攻陷剡縣諸暨等縣宣宗用王式為浙東觀察使以武寧軍健卒三千人送之王生擒仇甫以獻斬於東市

宣宗時吳居中恩澤甚厚有謀於術者欲敗其事術者令書上尊號於襪有告者上召至視之信然居中棄市

宣宗崩內官定策立懿宗入中書商議命宰臣署狀宰相將有不同者夏侯孜曰三十年前外大臣得與禁中事三十年以來外大臣固不得知但是李氏子孫內大臣立定外大臣即北面事之安有是非之說遂率同列署狀

大中末京城小兒疊布蘸水向日張之謂之暈出入業華

出入蘇鶚杜陽雜編作拆𨷖

懿宗自鄆王即位𨷖之言應也

宣宗製泰邊陲曲其辭云海岳晏咸通上即位而年號咸通

懿宗祠南郊舊例青城御幄前設綵樓命僕寺輩作樂上登樓以觀衆呼萬歲起居郎李瑋上疏請罷事不行

懿宗嘗幸左軍見觀音像禮之而像陷地四尺問左右對曰陛下中國之天子菩薩地上之道人上悅之

滑州城北枕河堤常有淪墊之患貞元中賈丞相耽鎣

八角井於城隅以鎮河水咸通初刺史李穜以其事上聞立賈公祠命從事韋岫紀其事

政平坊安國觀明皇時玉真公主所建門樓高九十尺而柱端無斜殿南有精思院琢玉為天尊老君之像葉法善羅公遠張果先生並圖形於壁院南池引御渠水注之疊石像蓬萊方丈瀛州三山女冠多上陽宫人其東與國學相接咸通中有書生云甞聞山池内步虛笙磬之音盧尚書有詩云夕照紗窓起暗塵青松遶殿不

知春閒看白首誦經者半是宫中歌舞人
薛能尚書鎭鄆州見舉進士者必加異禮李勲尚書先
德為衙前將校八座方為客司小弟子亦負文藻潜慕
進修囬捨歸田里未踰嵗服麻衣執所業於元戎左右
具白其行止不請引見元戎曰此子慕善才與不才安
可拒耶命召之入見其人質清秀復覧其文卷深器重
之乃出郵巡職牒一通與八座先德俾罷職司閒居恐
妨令子進修爾果策名第揚歴清顯出為鄆州節度也

沈宣詞嘗為麗水令自言家大梁時廄常列駿馬數十而意常不足咸通六年客有馬求售潔白而毛鬣類朱甚異之酬以五十萬客許而直未及給遽為將校王公遂所買他日謁公遂問嚮時馬公遂曰竟未嘗乘因引出至則奮䮂殆不可跨公遂怒捶之又仆度終不可禁翌日令諸子乘之亦如是諸僕乘亦如是因求前所直售宣詞宣詞得之復如是會魏帥李公蔚市貢馬前後至者皆不可公閱馬一閱遂售之後入飛龍上最愛寵

為當時名焉

咸通十年停貢舉前一年日者言己丑年無文柄值至仁必當重振明年上加尊號內有至仁兩字韓褒為補闕上疏請復之夏侯孜謂楊元翼云李九丈行不得事我行之九丈即衛公也

皮日休鄭尚書愚門生春闈內宴於曲江醉寢別榻衣囊書笥羅列旁側率皆新飾同年崔昭符鐐之子素易日休亦醉更衣見日休卧疑他相知也就視乃日休曰

勿呼之渠方宗會矣以橐筍皆皮也時人以為口實

盧隱李峭皆王鐸門生時議皆以衽席不修屢黜辱隱從兄攜少相狎志欲引用及攜為丞相除右司員外郎時崔沆方為吏部侍郎謁攜於私第攜欣然而出沆曰盧員外入省時議未息今復除糺司員外郎省中所不敢從他曹惟相公命攜大怒馳去曰舍弟極屈即當上陳矣隱即放出沆乃謁告攜即時替沆官沆謂人曰吾見丞郎出省郎未見省郎出丞郎隱初自太常博士除

水部員外郎爲左丞李景温抑馬逌右司之命景温弟景莊復右轄又抑之是時諫官有陳疏者擕曰諫官似狗一狗吠輒一時有聲

李譜者珏之子自淮南赴舉路經蒲津謁崔公鉉鉉以子妻之而性忌妬譜穽相子懐不平多爭競鉉忽召譜讓之譜初猶端笏既怒即橫手板曰譜及第不干大人官職不干丈人語未卒鉉掩耳而去其妻竟怨憤而卒

畢諴家本寒微咸通初其舅尚爲太湖縣伍伯諴深恥

之常使人諷令解役為除官反復數四竟不從命乃特除選人楊載為太湖令誠延之相第囑為舅除其猥籍津送入京楊令到任具達誠意伍伯曰某賤人也豈有外舅為宰相耶楊堅勉之乃曰某每歲秋夏徵租享六十千事例錢苟無敗闕終身優足不審相公欲致何官耶楊乃具以聞誠誠亦然其說竟不奪其志也又王蜀偽相庾傳素與其從弟凝績曾宰蜀州唐興縣吏有楊會者微有才用庾氏昆弟深念之洎送秉蜀政欲為

楊會除長馬以鑄之會曰某之吏役遠近皆知忝冒為官寧掩人口豈可將數千家供待而博一虛名長馬乎後雖假職名止除檢校官竟不捨縣役亦畢舅之次也

案此條采自孫光憲北夢瑣言楊會非畢諴宗時人原附畢諴之舅事後今仍其舊

咸通初洛中謠曰勿雖言送汝樹上去勿鴨去送汝水中去又曰勿笑父母不認汝及李納為河南尹是年大水納觀水於魏王堤上波勢浸盛慮其覆溺於是策馬而回時人語曰昔鈥子將壞而王尊不去洛水未至而

李納已回是時男女多棲於木咸為所漂者父母覩之不能救

咸通中有司天歷生胡某以老還江南後群郡掾曹辭不赴歸居建業盧符寶者亦知名士也嘗問近年宰相不滿四人豈非三台有異乎曰非三台也乃紫微受災耳自今十餘年未可備苟有之即不免大禍後路巖于悰王鐸韋保衡楊收劉鄴盧攜相次拜後不免池州李常侍寬守江南數郡皆請盧符寶為判官及守陵陽信

子弟之譖踈不名盧忿謂人曰李公面部所無者三無子無宅無冢時有龍公滿禪師李氏所敬也於坐難之曰令李氏子弟皆長成何言無子盧曰非承家令器又曰今土墻甲第花竹猶不知其數何言無宅盧曰是王行立宅李氏安得歌笑於其間時桂林大夫即常侍兄同營別業於金陵甲第之盛冠於邑下人皆號為土墻李家宅江南宮城西街内石井欄在通衢中者即宅内廳前井也自創宅即令家人王行立看守僅數十年矣

故盧君有此言座客聞之莫不笑及池陽冦起寬死將歸葬新林為賊所邀舟人盡見殺棺柩不知所在諸子悉無成立世亂王行立獨守其宅竟死其中

路巖鎮劍南出開遠門街忩為瓦石所擊故京兆尹温璋諸子之黨也初李蠙舉薛能巖取於省部權京兆尹事至是謂能曰臨行勞以瓦礫相餞能徐舉笏曰故事宰相出鎮府司無發人防守者巖甚慙

路相巖與崔雍同在崔相鉉幕雍恃已名聲因醉撫巖

背曰路子路子爭得共崔雍同恩門巖恨之巖為丞相
會和州不守有石瓊者訟之乃賜雍死
咸通末曹相確楊相收徐相商路相巖同為宰相楊路
以弄權賣官曹徐但備員而已長安謠曰確確無論事
錢財總被收商人都不管貨賂幾時休
僖宗好蹴毬鬬鴨為樂自以能於步打謂俳優石野猪
曰朕非步打進士當得狀元野猪對曰或遇堯舜禹湯
作禮部侍郎陛下不免且落第帝大笑

黄冠入京郭妃不食奔赴行在乞食於都城時人嗟之

僖宗幸蜀御座是明皇幸蜀故物又昇御座人李再忠

經明皇時供奉時以為異 原注案廣明元年上距天寳將百年此説甚妄

僖宗入蜀太史歴本不及江東而市有印貨者每差互

朔晦貨者各徵節候因争執里人拘而送公執政曰爾

非争月之大小盡乎同行經紀一日半日殊是小事遂

叱去而不知陰陽之歴吉凶是擇所誤於衆多矣

僖宗幸蜀回改元光啓俗諺云軍中名血為光又字體

戸口負戈爲啟其未寧乎俄而未久亂作長安復陷

昇州上元縣前有古浮圖嘗有僧指云爲此無縣丞正位詢之自唐初並無縣丞諸司注授勾留在京縱有赴任者不月餘必死惟光明中有丞張遜到任終月餘節度周寶追命上府築夾城訖歸縣未久與令爭競移爲

陸州遂安尉

劉瞻自丞相出鎮荆南鄭畋爲翰林承旨草制云居數畝之宮仍非已有郤四方之賂惟畏人知路巖謂畋曰

侍郎乃表薦劉相也出為同州刺史

鄭相畋與盧相携外兄弟同在中書後因議政喧競撲

碎硯王侍中鐸笑之曰不意中書有瓦解之事

太尉韋昭尉舊族名人位非忝竊而沙門僧澈潛薦之

中禁一二時相皆因之大拜悟達國師知元乃澈之師

世常鄙之諸相在西川行在每謁悟達皆申跪禮國師

揖之請於僧澈處啜茶後韋掌武伐成都田軍容致書

曰伏以太尉相公頃因和尚方始登庸在中書則開鋪

責官居翰林則倩人把筆葢謂此也

盧澄為李司空蔚淮南從事因酒席謂一舞妓觧籍公不許澄怨詞多不遜公笑曰昔之狂司馬今也憨從事澄索彩具蔚與賭貴兆曰彩大者秉大柄澄擲之得十一席上皆失聲公徐擲之得堂印澄託醉而起後數月澄入南省不數年蔚入相

翰林學士孫棨北里志云鄭舉舉巧談諧常有名賢醵宴乾符中狀元孫偓頗惑之與同年數人多至其舍他

人或不盡預同年盧嗣業訴醵罰錢致詩狀元曰未識
都知面頻輸復分錢苦心親筆硯得志助花鈿徒步求
秋賦持盃給暮饘力微多謝病非不奉同年嗣業同年
非舊知又力窮不遵醵罰故有此詩曲內妓之頭角者
為都知舉舉降真是也曲中一席四鐶見燭即倍新郎
更倍故曰復分錢一日同年宴舉舉有疾不來令同年
李深之為酒糾狀元吟曰南行忽見李深之手舞如風
令不疑任你風流稱醞籍天生不似鄭都知

杜讓能丞相審權之子韋相保衡審權之甥保衡少不為讓能所禮保衡為相讓能久不中第及登科審權憤其沈厄以一子出身奏監察御史

崔相沆知貢舉得崔瀣時牓中同姓瀣最為沆知謂者稱座主門沆瀣一氣

許棠初試進士與薛能陸肱齊名薛擢第尉盩厔肱下第遊太原棠并以詩送之棠登第薛已自京尹出鎮徐州陸亦出守南康招棠為倅初高侍郎湜知舉棠納卷

覽其詩云退鷁已經三十載登龍僅見一千人乃曰世
復有屈於許棠者乎永臨劉相以其子希同年留為淮
南館驛官令和韻棠嗜詩不通南海僕射時為副使知
府事笑謂人曰相公令許棠和韻可謂虐人也棠常言
於人曰往者未成事年漸衰暮行巷逹官門下身疲且
重上馬極難自喜得第來筋骨輕健攬轡升降猶愈於
少年則知一名乃孤進之還丹
黄郁三衢人早遊田令孜門擢進士第歷正郎金紫李

瑞曲江人亦受知於令孜擢進士第又為令孜賔佐具為孔魯公所嫌文德中與鄭偎陷刑綱

裴筠婚蕭楚公女言定未幾便擢進士羅隱以一絶刺之畧曰細看月輪還有意信知青桂近嫦娥

秦韜玉應進士舉出於單素屢為有司所斥京兆尹楊損奏復等列時在選中明日將出牓其夕忽叩試院門大聲曰大尹有帖試官沈光發之曰聞觧牓内有人曽與路巖作文書者仰落下光以韜玉為問損判曰正是

此

方干貌陋唇缺味嗜魚酢性多譏戲蕭中丞典杭軍倅吴傑患眸子赤會宴於城樓飲促召傑傑至目為風掠不堪其苦憲笑命近座女伶裂紅巾方寸帖瞼以障風干時在席因為令戲傑曰一盞酒一捻鹽止見門前懸箔何處眼上垂簾傑還之曰一盞酒一臠鮓止見半臂着襴何處口唇開裗一席絶倒爾後人多目干為方闕

裗

羅給事隱顧博士雲俱受知于相國令狐公顧雖鹺商子而風韻詳整羅錢塘人鄉音乖剌相國子弟每有宴會顧獨預之手韻談諧不辨寒素之子也顧賦為時所稱而切于成名嘗有啟事陳於所知只望丙科盡處竟列名於尾科之前也羅既頻不得意未免怨望意為貴子弟所排契濶東歸黃寇事平朝賢意欲名之韋貽範沮之曰某與之同舟而載雖未相識舟人告云此有朝官羅曰是何朝官我脚夾筆可以敵得數輩必若登科

通籍吾徒為粃糠也由是不果召
駙馬韋保衡為相頗弄權勢及將敗長安小兒競彩戲謂之打圍不旬日餘韋禍及
大中十二年李衛公謫崖州歴宣懿兩朝無宗相至乾符二年李蔚為相俄罷去歴乾符廣明中和光啟文德龍紀大順景福乾寧悉無宗相而宗室陵遲尤甚居官者不過郡縣長處鄉里者或為里胥
唐末飲席之間多以上行盃望遠行拋盞為主下次據

副之既而僖宗西行後方鎮多為下位者所據此其驗也

唐末士人之衣色尚黑故有紫綠有墨紫迨兵起士庶之衣俱皂此其讖也

唐末婦人梳髻謂拔叢以亂髮為胎垂障於目觧者云羣衆之計目覩其亂發也

唐語林卷七

唐語林卷八

宋 王讜 撰

補遺（無時代）

宓犧氏以農官神農以火黃帝以雲少昊以鳥顓頊而名以民事又以五行為官名禹作司徒敬敷五教禹作司空以平水土周則以天地春夏秋冬為官名伏以古者命官以天地四氣五行雲龍為號者皆上稟天時下

達人事見聖人垂意未有不及于恵民也後代不究深旨率爾命官僕射侍中尤為不可秦有侍中僕射其初且非官名唯供奉左右是其職業侍中當西漢掌乘輿服下至褻器虎子之類虎子溺器也武帝以孔安國為侍中以其儒者特許掌御唾壺朝廷榮之班固云侍中本丞相吏也五人來往殿内奏事故曰侍中又僕射者射音夜尤寡其義在秦有周青臣孔衍注云僕射小官扶左右者也亦曰衛令僕射守門之夫在漢為武士門

僕射在宮則曰宮門僕射永巷僕射蓋言僕御執射之夫也如今宦豎之首耳皆因權倖漸峻官名開元元年改左右僕射為左右丞相是官號之不正也又則天寵侍御者張昌宗其官號曰控鶴監向使五王未復唐德則控鶴亦沾丞相之名也

兩省官上事日宰相臨焉上事者設牀几面南而坐判三道案宰相別施一牀連上事官牀南坐于西隅謂之壓角自常侍而下以南為上差外相承實乖禮敬曷不

為丞相設位于衆官之南常侍諫議給事舍人循次而坐于丞相之下尊卑有序足以為儀壓角之來莫究其始開元禮及累朝典故并無其文習俗因循莫近于理今請去壓角以釋衆疑

凡言九寺皆曰棘卿周禮三槐九棘槐者懷也上佐天子懷來四夷棘者言其赤心以奉其君皆三公九卿之任也唐世惟大理得言棘卿他寺則否九寺皆樹棘木大理則于棘下訊鞫其罪所謂大司寇聽刑于棘木之

下

朝廷百司諸廳皆有壁記叙官秩創置及遷授始末原其作意蓋欲著前政履歴而發將來健羡焉故為記之體貴其說事詳雅不為苟飾而近時作記多措浮詞褒美人才抑揚功閥殊失記事之本意韋氏兩京記云郎官盛寫壁記以紀當廳前後遷除出入浸以成俗然則壁記之起當自國朝以來始自臺省遂流郡邑耳

宫衙之名蓋興近代當時選曹補授須存資歴聞奏之

時先具舊官名品于前次書擬官于後使新舊相銜不斷故曰官銜亦曰頭銜所以名為銜者言如人口銜物取其連續之意又如馬之有銜以制其首前馬已進後馬續来相次不絶者古人謂之銜尾相續即其義也
近代通謂府庭為公衙公衙即古之公朝也字本作牙詩曰祈父予王之爪牙祈父司馬掌武備象猛獸以爪牙為衛故軍前大旗謂牙旗出師則有建牙禡牙之事是軍中聽號令必至牙旗之下稱與府朝無異近俗尚

武是以通呼公府為公衙府門為牙門字稱訛變轉而為衙漢書地理志馮翊有衙縣春秋時彭衙之地非公府之名或云公門外刻木為衙立于門側以象獸牙軍將之行置衙竿首懸旗于上其義一也

輿駕行幸羽儀導從謂之鹵簿自秦漢以来始有其名蔡邕獨斷所載鹵簿有小駕大駕法駕之異而不詳鹵簿之義按字書鹵大楯也字亦作櫓又作𣿈音義皆同以甲為之所以扞敵賈誼過秦論云伏尸百萬流血漂

鹵是也甲楯有先後部伍之次皆著之簿籍天子出則
案次道從故謂之鹵簿耳儀衛具五兵今不言他兵獨
以甲楯為名者行道之時甲楯居外餘兵在内但言鹵
簿是舉凡也南朝御史中丞建康令俱有鹵簿人臣儀
衛亦得同于君上則鹵簿之名不容别于他義也又百
官從駕謂之扈從蓋臣下侍從至尊各供所職猶僕御
扈養以從上故謂之扈從耳上林賦云扈從横行顔監
釋云謂跋扈縱恣而行也據顔此解乃讀從為放縱之

縱不取行從之義所未詳也

御史臺三院一曰臺院其僚曰侍御史衆呼爲端公見宰相及臺長則曰某姓侍御知雜事謂之雜端見臺長則曰知雜侍御雖他官髙秩兼之其侍御號不改見宰相則曰知雜某姓某官臺院非知雜者俗號散端二曰殿院其僚曰殿中侍御史衆呼爲侍御見宰相及臺長雜端則曰某姓殿中最新入知右巡已次知左巡號兩巡使所主繁劇及遷向上則又入推益爲煩勞惟其中

閒則入清閒故臺中諺曰免巡未推只得自如言其閒適也廳有壁畫小山水甚工云是吳道子真跡三曰察院其僚曰監察御史衆呼亦曰侍御史見宰相及臺長雜端則曰某姓監察若三院同見臺長則通曰三院侍御而主簿紀其所行之事每公堂食會雜事不至則無所檢轄唯相揖而已雜事至則盡用憲府之禮雜端在南榻主簿在北榻兩院則分坐雖舉匕筯皆絶譚笑食畢則主簿持黄卷揖曰請舉事于是臺院長白雜端曰

舉事原注欲上堂三院長各于食堂之南廊下先白雜端云合舉事則舉曰某姓侍御史原注有同姓者則以第行别之有某過請準條主簿書之其兩院皆做此若舉時差錯則最小殿中舉院長則最小侍御史舉殿院長又錯則向上人遞舉雜端失笑則三院皆笑謂之烘堂悉免罰矣凡見黃卷罰直遇赦悉免臺長到諸院凡官吏有所罰亦悉免御史歷三院雖至美而月滿殿中推鞠之勞悍于轉兩院以向下侍御史便領推也多不願爲以此臺中以殿中轉西院爲戲詛之詞每

出入行步侍御史在柱裏殿察兩院在柱外有時殿中入柱裏則共咍之曰著原註直畧反去也三院御史主簿有事白端公就其廳若有中路白事謂之參端有罰殿中有免巡遇正知巡者假故則向上人又權知謂之蘸巡臺官有親愛除拜及喜慶之事則謁院長雜端臺長謂之取賀凡此皆因胥徒走卒之言遂成故事察院每上堂了各報諸御史皆入立于南廊便服靸鞋以俟院長立定院長方出相揖而序行至殿院門揖殿中又序行

至食堂前揖侍御史凡入門至食凡數揖祗揖者古之肅拜也臺中無不揖其酒無起謝之禮但云揖酒而已酒取合敬故恐煩却揖往往自臺拜他官執事亦誤作臺揖人皆笑之每赴朝序行至待漏院偃息則有卧揖馬上則有馬揖凡院長在廳院内御史欲往他院必先白決罰又先白察院有都廳院長在本廳諸人皆會話于都廳原註御史初上後遇雜端上堂則舉三愆九失儀緣是新人欲併罰也未遇雜端上堂其犯舊條並不罰察院南院會昌初監察御史鄭路所葺禮察廳謂

之松廳南有古松也刑察廳謂之魘廳寢于此多魘兵察常主院中茶必市蜀之佳者貯於陶器以防暑濕御史躬親緘啓故謂之茶瓶廳吏察主院中入朝人次第名籍謂之朝簿廳吏察之上則館驛使館驛使之上則監察使同僚之冠也謂之院長臺中敬長三院皆有長察院風彩尤峻凡三院御史初拜未朝謝先謁院長辭疾不見則不得謝及上矣原註諸家御史臺記多載當時御史事跡戲笑之言故事甚畧臺中有儀注後漸遺闕雖有板牓亦但錄一時要節自此轉磨滅矣

御史主彈奏不法肅清內外唐興宰輔多自憲司登鈞軸故謂御史為宰相杜鴻漸拜授之日朝野傾羡監察御史振舉百司綱紀名曰入品宰相高宗朝王本立余術始為御史裏行則天更置內供奉及員外試御史有臺使裏使皆未正名也其裏行員外試者俗名為合口椒言最有毒監察為開口椒言稍毒散殿中為蘿蔔亦謂生薑言雖辛辣而不能為患侍御史謂之指毒言如蜂蠆去其芒刺也御史多以清苦介直獲進居常敝服

羸馬至於殿庭開元末宰相以御史權重遂制彈奏者先諮中丞大夫皆通許又于中書門下通狀先白然後得奏自是御史不得特奏威權大減天寶中宰相任人不專清白朝為清介暮易其守順情希旨綱維相紊御史羅希奭猜毒吉溫煩苛細時稱羅鉗吉網望風氣懾開元已前諸節制並無憲官自張守珪為幽州節度加御史大夫幕府始帶憲官由是方面威權益重遊宦之士至以朝廷為閒地謂幕府為要津遷騰倏忽坐致郎

省彈劾之職遂不復舉

御史舊例初入臺陪直二十五日節假五日謂之伏豹亦曰豹直百司州縣初授官陪直者皆有此名杜易簡解伏豹之義云宿直者離家獨宿人情所貴其人初蒙策拜故以此相處伏豹者言衆官皆出此人獨留如伏藏之豹伺候待搏故云伏豹耳韓琬則解為爆直言如爆竹遇節則爆余以為南山赤豹愛其毛體每雪霜雨霧諸禽獸皆出取食唯赤豹深藏不出古人以喻賢者

隱居避世鮑明遠賦云豈若南山赤豹避雨霧而深藏此言伏豹豹直者蓋取不出之意初官陪直已有伏豹之名何必以遇節而比燒竹之爆也杜說雖不甚明粗得其意韓則疎矣

新官併宿本署曰爆直僉作爆迸之字惠郎中實云合作虎豹字言豹性潔善服氣雖雪雨霜露伏而不出慮汚其身

唐制十八道節度其後號九節度其後河朔三鎮及四

凶二豎之亂可攷大畧明皇天寶元年置十節度經畧使以備邊曰安西曰北庭曰河西以備西邊曰朔方曰河東曰范陽以備北邊曰平盧以備東邊曰隴右曰劒南以備西邊曰嶺南五府經畧以備南邊節度之立其初固止于沿邊十道耳自安禄山之亂則内地始置九節度以討之曰朔方郭子儀淮西魯炅興平李奐滑濮許叔冀鎮西李嗣業鄭蔡李廣琛河東李光弼澤潞王思禮河南崔光遠内地之置節度其初猶止于九道耳

自朱氏之倡亂中原也則自國門之外皆方鎮矣盖其先也欲以方鎮禦四夷而其後也則以方鎮禦方鎮十道既已兆亂則内地必置九道以除其亂九道又兆亂則關外近郡又不得不置矣至代宗廣徳元年以田承嗣為魏博節度李懷仙為盧龍節度李寶臣為成徳節度是謂河北三鎮各有其地其風俗獷戾過于蠻貊吾知其河北之地非復朝廷有矣至于大歷九年相推戴而謂之四王朱滔稱冀王田悅稱魏王王武俊稱趙王

李納稱齊王李希烈又以淮西稱帝朱泚又以關中稱帝裂土假王者四凶滔天僭帝者二璧紛紛籍籍不知其幾也蓋唐之亂非藩鎮無以平之而亦藩鎮有以亂之其初跋扈陸梁者必得藩鎮而後可以戡定其禍亂而其後戡定禍亂者亦足以稱禍而致亂故其所以去唐之亂者藩鎮也而所以致唐之亂者亦藩鎮也試以其一二論之安氏之亂懷恩平之也而留三鎮以遺患者亦一懷恩也將兵至京師冒雨寒而來姚令言之功

也而所以迎朱泚而趨京師者亦一令言也擒子期破田悅者李寳臣之功而釋承嗣以為已資者亦寳臣也卒至于終唐之世莫敢誰何者由三鎮始也

露布捷書之别名也諸軍破賊則以帛書建諸竿上兵部謂之露布蓋自漢以来有其名所以露布者謂不封檢露而宣布欲四方之速聞也亦謂之露板魏晉奏事之有警急輒露板插羽是也宋時沈璞為盱眙太守與臧質固拒魏軍軍退質謂璞城主使自上露板後魏韓

顯宗大破齊軍不作露布高祖怪而問之對曰頃聞諸將獲賊二三驢馬皆為露布臣每哂之近雖仰憑威靈得摧醜豎斬擒不多脫復高曳長縑虛張功捷尤而效之其罪彌甚所以斂毫卷帛解上而已然則露布露板古今通名也隋文帝詔太常卿奇章公撰宣露布儀開皇九年平陳元帥晉王以驛上露布兵部請依新禮集百官及四方客使于朝堂內史令稱有詔在位者皆拜宣露布訖蹈舞者三又拜郡縣皆同唐因其禮然露布

大抵皆張皇國威廣談帝德動逾數千字其能體要不煩者鮮矣

古者閽尹擅權專制者多矣其間不無忠孝亦存編簡唐自安史以来兵難洊臻天子播越親衛戎柄皆付大閹魚朝恩竇文瑒乃其魁也爾後置左右軍十二衛觀軍容處置樞密宣徽四院使擬于四相也十六宮使皆宦者為之分卿寺之職朝廷班行備員而已供奉官紫衣入侍後軍容使楊復恭俾具襴笏宣蕖自復恭改作

也嚴遵美内謁之最良也嘗典戎唐末致仕于蜀郡鄗叟庸夫時得親狎其子仕蜀至閤門使曽為一僧致紫袈裟僧来感謝之書記所謝之語于掌中方屬炎天手汗模糊文字莫辨折腰而趨流汗喘乏只云伏以軍容寂無所道抵視掌心良久云貌寢人微凡事無能嚴曰不敢不敢退而大咍嚴公物故蜀朝冊命贈給事中實雍堅不承命雖偏霸之世亦不茍且士人多之

鄒山古之嶧山始皇刻碑處文字分明始皇乘羊車以

上其路猶存案此地春秋時邾文公卜遷于繹者也始
皇刻石紀功其文李斯小篆後魏太武帝登山使人排
倒之然歷代摹拓以為楷則邑人疲于供命聚薪其下
因野火焚之由是殘缺不堪摹寫然由上官求請行李
登陟人吏轉益勞弊有縣宰取舊文勒于石碑之上凡
成數片置之縣廨須則拓取自是山下之人邑中之吏
得以息今人間有嶧山碑皆新刻之碑也其文云刻此
樂石學者不曉樂石之意顏師古謂取泗濱磬石作此

碑始皇于琅邪會稽諸山刻石皆無此意唯嶧山碑有之故知然也

墓前碑碣未詳所起案儀禮廟中有碑所以繫牲并視日景禮記云公室視豐碑三家視桓楹豐碑桓楹天子諸侯葬時下棺之柱其上有孔以穿繂索懸棺而下取其安審事畢即閉壙中臣子或書君父勲閥于碑上後又立之于隧口故謂之神道碑言神靈之道也古碑上往往有孔是貫繂之遺象前後碑甚少後漢蔡邕崔瑗

之徒多為人立碑魏晉之後其流浸盛碣亦碑之類也周禮凡金玉錫石楬而璽之注云楬如今題署物漢書云瘞寺前楬著其姓名注云楬椓杙也椓杙于瘞處而書死者之姓名楬音揭然則物有標牓皆謂之楬郭景純江賦云峨眉為泉揚之楬又變為碣說文云碣特立石也據此則從木從石兩體皆通隋之制五品以上立碑螭首龜趺上不得過四尺載在喪葬令近代碑碣稍衆有力之家多輦金帛以祈作者雖人子罔極之心順

情虛飾遂成風俗蔡邕云吾為人作碑多矣唯郭有道無愧辭隋文帝子齊王攸薨僚佐請立碑帝曰欲求名一卷史書足矣若不能徒為後人作鎮石耳誠哉是言石碑皆有圓空蓋碑者悲也本墟墓間物每一墓有四焉初葬穿繩于孔以下棺乃古懸窆之禮禮曰公室視豐碑三家視桓楹人因就紀其德由是遂有碑表數十年前時有樹德政碑亦製圓空不知根本甚矣後有悟之者遂改焉

人道尚右以右為尊禮先賓客故西讓客主人在東蓋自卑也後人或以東讓客非禮也蓋緣見所在地所主在東俗有東行南頭之戲此乃貴其為一方一境之主也記曰天子無客禮莫敢為主焉故君適其臣升自阼階不敢有其室也注明饗君非也唐之方鎮及刺史入本部于令長以下禮絕賓主猶近君臣至于藩鎮經管內支郡則俱是古南面諸侯但以使職監臨如臺省之官至外地耳既通宴饗則異君臣而用古天子升階之

儀非禮也
近代風俗人子在膝下每生日有酒食之事孫露之後不宜復以為歡會梁孝元帝少時每以載誕之辰輒設齋講經洎阮修容歿後此事亦絕少太宗曾以降誕日感泣中宗常以降誕日宴侍臣内庭與學士聯句柏梁體詩然以唐以来此日皆有宴會開元十七年丞相張說奏以八月端午降誕日為千秋節又改為天長節肅宗因之誕日為地平天成節代宗雖不為節猶受四方

進獻德宗即位詔公卿議吏部尚書顔真卿奏凖禮經及歷代帝王無降誕日唯開元中始爲之復推本意以爲節者喜聖壽無疆之慶天下咸賀故號節若千秋萬歲之後尚存此日以爲節假恐乖本意于是敕停之
明皇朝海内殷贍送葬者或當衢設祭張施幃幕有假老假果粉人粉帳之屬然大不過方丈室高不踰數尺識者猶或非之喪亂以來此風大扇祭盤帳幕高至九十尺用牀三四百張雕鐫飾畫窮極技巧饌具牲牢復

居其外大歷中太原節度辛雲京葬日諸道節度使使人修祭范陽祭盤最為高大刻木為尉遲鄂公與突厥鬬將之戲機關動作不異于生祭訖靈車欲過使者請曰對數未盡又停車設項羽與漢祖會鴻門之象良久乃畢縗絰者皆手擘布幕輟哭觀戲事畢孝子傳語與使人祭盤大好賞馬兩匹滑州節度令狐母亡鄰境致祭昭義節度初于淇門載船桅以充幕柱至時嫌短特于衛州大河船上取長桅代之及昭義節度薛公薨歸

葬絳州諸方并河内縣塗陽城南設祭每半里一祭至漳河二十餘里連延相次大者費千餘貫小者三四百貫互相窺覘競為新奇柩車暫過皆為棄物矣葢自開闢至今莫祭鬼神未有如斯之盛者

俗間凶疏本叙時序朔望以表遠感之懐此合于情理至有叙經齋七日此出釋教不當形于書疏

準禮父在為所生母父為嫡子夫為妻皆杖周自周禮已降至于開元禮及唐史二百六十年並無有易斯議

未聞爲兄弟杖者自離亂已後武臣爲弟始行周杖之禮是實佐不能以禮正之致其謬誤也乾寧三年九月行弔于名士之家覩其弟爲兄杖門人知舊來無有言其乖禮者實慮日久寖以爲是自今後士子好禮者于服式之中慎而行之

今俗釋服多用昏時非禮也按戴禮魯人有朝祥而暮歌者子路笑之夫子雖抑子路云三年之喪亦已久矣而復曰踰月則其善也知月晦之朝去縞從吉也明日

則踰月矣故夫子怪其不待明日而歌令之免服凖式給晦日假者蓋以朝既從吉使竟是日吉服盡與親賓相見遍示禮終至明日復參公務無樂不為之義又禮書皆云前一夕除某物廢某物又曰夙興云云知前夕除廢為明晨之漸凡曰釋服悉宜從朝矣原註令在脫服假內反不見賓友也禮云大喪不避涕泣而見人者言既不行求見人人來求之不避涕泣以表至哀無飾令世卒哭之後朔望時節辭不見賓客非也若尊高居喪弔者以是日容

多不敢求見遽自退去宜矣非所以辭也

三日成服聖人之制世有至五日者非也

忌日請假非古也世說云忌日惟不飲酒作樂會稽王世子將以忌日送客至新亭主人欲作樂王便起去持彈往衛洗馬墓彈鳥晉書又載桓玄忌日與賓客遊宴惟至時一哭而已此前代忌日無假之證也沈約答庾光祿書云忌日制忌應是晉宋之間其事未久未至假前止是不為宴樂本自不封閉如今世自處者居喪再

周之内每至忌日哭臨受弔無不見人之義而除服之後乃不見人實由世人以忌日不樂而不能竟日興感以對賓客或弛懈故過自屏悔不與外接設假之由實在於此顔延之忌日感慕故不接外賓不理庶務不能悲愴自居何限于深藏也世人或端坐奥室不妨言笑迫有急卒寧無盡見之理其不知禮意乎

李匡乂云晉書稱阮咸善琵琶是即是矣按周書云武帝彈琵琶後梁宣帝起舞謂武帝曰陛下既彈五絃琴

臣何敢不同百獸舞則周武帝所彈乃是今之五絃可知前代凡此類總號琵琶爾又按風俗通云以手批把謂之琵琶自撥彈巳後惟今四絃始專琵琶之名因依而言則劉餗所云貞觀中裴洛兒始棄撥用手以撫琵琶是又不故故事者之言也又因此而徵之五絃之號即出于後梁宣帝之語也而今阮氏琵琶正以手撫反不能占琵琶之名失本義矣

今有奕局共取一道人行五棊謂之䖍融融宜作戎此

戲生于黄帝戚鞠意在軍戎也殊非圓融之義庾元規著座右方所言戚戎是也

今之博戲長行最盛其具有局有子黑黄各十有五擲采之頭有二其法生于握槊變于雙陸天后夢雙陸不勝狄公言宫中無子是也後人新意長行出焉又有小雙陸圍透大點小點遊談鳳翼之名然無如長行鑒險易者喻時事焉適變通者方易象焉王公大臣頗或耽翫至于廢慶弔忘寢食閭里用之于是强名争勝謂之

撩零假借分畫謂之囊家囊家什一而取謂之子頭有通宵而戰者有破産而輸者中世工者有渾鎬崔師本圍棊次于長行其中世工者韋延邑楊光殫棊鮮有為之中世工者有吉達高越首出焉貞元中董叔儒進博局并經一卷頗有新意不行于世

隋置明經進士科唐承隋置秀才明法明字明算并前六科主司則以考工郎中後以考功員外郎士人所趨明經進士二科而已及大足元年置拔萃始于崔翹開

元十九年置宏詞始于鄭昕開元二十四年置平判入等始于顔真卿是年考功員外郎李昂摘進士李權章句疵之牓于通衢權摘昂詩句之失由是世難其事乃命禮部侍郎主之後有左補闕薛邕中書舍人達奚珣李韋李麟姚子彦張蒙高郢權徳輿衛次公張宏靖于允躬韋貫之李逢吉李程庾承宣賈餗沈珣杜審權李播裴恒王鐸李蔚趙隲鄭愚太常少卿李建尚書蕭昕僕射王起常侍蕭倣黄門侍郎許孟容鄭顥刑部侍郎

崔樞戶部侍郎韋昭度雜主之而宏靖不以進士顯

唐朝初明經取通兩經先帖文乃案章疏試墨策十道秀才試方略策三道進士時務策五道考功員外郎職當考試其後舉人憚于方略之科為秀才者殆絕而多趨明經進士高宗時進士特難其選龍朔中敕左史董思恭與考功員外郎權原崇同試貢舉思恭吳士輕脫洩進士問目三司推贓汙狼籍命西朝堂斬決告變免死除名流梧州開耀元年員外郎劉思立以進士惟試

時務策恐復傷膚淺請加試雜文兩道并帖小經明皇時士子殷盛每歲進士到省者常不減千餘人在館諸生更相造詣互結朋黨以相傾奪號之為棚推聲望者為棚頭權門貴戚無不走也以此熒惑主司視聽其不第者率多喧訟考功不能禦開元二十四年冬遂移貢舉屬于禮部侍郎姚奕頗振綱紀焉後明經停墨策試口義并時務策三道進士改帖大經加論語自是舉司帖經多有聱牙孤絶例抜築注之目文士多于經不精

至有白首舉場者故進士以帖經為大厄天寶初達奚珣李巖相次知貢舉進士聲名高而帖落者時或試詩放過謂之贖帖十一年楊國忠初知選事進士孫季卿曾謁國忠言禮部帖經之弊舉人有實材者帖經既落不得試文若先試雜文然後帖經則無遺才矣國忠然之無何有敕進士先試帖然仍前後開一行是歲收入有倍常歲又舊例試雜文者一詩一賦或兼試頌論而題目多為隱僻策問五道舊例三道為時務策一道為

方畧一道為徵事近者方畧之中或有異同大抵非精究博贍之才難以應乎兹選矣故當代以進士登科為登龍門解褐多拜清緊十數年間擬跡廟堂輕薄為之語曰及第進士俯視中黃郎落第進士揖蒲華長馬又云進士初擢第頭上七尺燄光好事者紀其姓名自神龍以来迄于兹名曰進士登科記亦所以示前良發起後進也寶應二年楊綰為禮部侍郎奏舉人不先德行率多浮薄請依鄉舉里選于是詔天下舉秀才孝廉而

考試章條漸加繁密至于升進德行未之能也其後應

此科者益少遂罷之復爲明經進士

唐制常舉人之外又有制科搜揚拔擢名目甚衆則天

廣收才彦起家或拜中書舍人員外郎次拾遺補闕明

皇尤加精選下無滯才然制舉出身名望雖美猶居進

士之下仕宦自進士而歷清貴有八儁者一曰進士出

身制策不入二曰校書正字不入三曰畿尉不入四曰

監察御史殿中丞不入五曰拾遺補闕不入六曰員外

郎郎中不入七曰中書舍人給事中不入八曰中書侍郎中書令不入言此八者尤加雋捷直登宰相不要歷綰餘官也朋僚遷拜或以此更相譏弄舉人應及第者闕檢無籍者不得與第陳章甫制策登科吏部放榜章甫上書昨見榜云户部報無籍者昔傅説無姓商后置于鹽梅之地屠羊隱名楚王延以三旌之位未聞徵籍也范雎改姓易名為張祿先生秦用之霸張良為韓報讎變姓名而遊下邳漢高用之為相則知籍者所以計

賦耳本防羣小不約賢路若人有大才不可以籍棄之苟無良德雖籍何為所司不能奪特詣執政收之常舉外復有通五經明一史及獻文章并著述之輩或附中書考試亦同制舉

春官氏每歲選升進士三十人以備將相之任是日自狀元已下同詣座主宅座主立于庭一一而進曰某外氏某家或曰甥或曰弟又曰某大外氏某家又曰外大外氏某家或曰重表弟或曰表甥孫又有同宗座主宜

為姪而反為叔言敘既畢拜禮得申予輒議曰春官氏選士得其人止供職業耳而俊造之士以經術待聘獲採拔于有司則朝廷與春官氏皆何恩于舉子令使謝之則與選士之旨豈不異乎至有海東之子嶺嶠之人皆與華族敘中表從使拜首而已論諸事體又何有哉神龍元年已來屢為主司者房光庭再太極元年開元元年裴耀卿再開元五年六年李納四開元七年八年九年十年嚴挺之三開元十四年十五年十六年裴敦

復再開元十九年二十年孫逖再開元二十二年二十三年已前並考功員外郎姚奕再開元二十四年二十五年始命春官小宗伯主之崔翹三開元二十七年二十八年二十九年達奚珣四天寶二年三年四年五年李巖三天寶六年七載八載李麟再天寶十載十一載陽浚再天寶十二載十五載裴士淹再至德二年三年姚子彥再乾元三年上元二年蕭昕再寶應二年貞元三年薛邕四大歷二年三年四年五年張渭三大歷六

年七年八年蔣渙再大歴九年十年常袞三大歴十年十一年十二年潘炎再大歴十三年十四年鮑防三興元二年貞元元年二年劉太真再貞元四年五年顧少連再貞元十年十四年呂渭三貞元十一年十二年十三年權徳輿三貞元十八年十九年二十年停舉永貞元年崔邠再元和元年二年韋貫之再元和八年九年庾承宣再元和十年十一年王起四長慶二年三年會昌三年四年楊嗣復再寶歴元年二年崔郾再太和元

年二年鄭澣再太和三年四年賈餗再太和五年六年
高鍇再開成元年二年柳景再開成五年會昌元年陳
商再會昌五年六年鄭顥再大中十年十三年
董生言日常右轉星常左轉大凡不滿三萬日行周二
十八舍三百六十五度然必有差約八十年差一度自
漢文三年甲子冬至日在斗二十二度至唐興元元年
甲子冬至日在斗九度九百六十一年差十三度矣
含元殿鑿龍首岡以爲址彤墀釦砌高五十餘尺左右

立樓鳳翔鸞二闕龍尾道出于闕前倚欄下視南山如
在掌中殿去五門二里每元朔朝會禁軍御仗宿于殿
庭金甲褛戈雜以綺繡文武纓佩番夷酋長皆序立仰
觀玉座若在霄漢
太湖中有禹廟山僧云禹𦹵吳江以洩具區會諸侯于
此
西明寺慈恩寺多古畫慈恩塔前壁有濕耳獅子趺心
花為時所重聖善敬愛兩寺亦有古畫聖善寺木塔院

多鄭廣文畫并書敬愛寺山亭院有畫雉尾若丹砂子上有進士房增題名處後有人題曰姚家新婿是房郎未解芳顔意欲狂見說正調穿淚箭莫教射破寺家墻
西北角有病龍院並吳生畫
盧言舊宅在東都歸德坊南街廳屋是杏木梁西壁有韋晃郎中畫馬六匹
兖州鄒縣嶧山南面半腹東西長數十步其處生桐栢傳以為禹貢嶧陽孤桐者也土人云此桐所以異于常

桐者諸山皆發地土多惟此山大石攢倚石間周回皆通人行山中空虚故桐木響絶以是珍而入貢也按漢書地理志下邳縣西有葛嶧山古之嶧陽下邳者是矣關西西風則雨東風則晴皆以為常候夫九州之地洛陽為土中風雨之所交也今關西西風則雨關東東風則雨是風氣各自其方而来交于土中陰陽和則雨成相里湯陰縣北有羑里城周回可三百餘步其中平實高于城外地丈餘北開一門相傳文王演易之所曹子

建詰紂文云崇侯何功乃用為輔西伯何辜囚之囹圄既成負土既盈興立炮烙賊害忠貞觀此意見文王所囚之地紂使負土實此城也未詳子建所據今按此東頓丘臨黄諸縣多有古小城周一里或一二百步其中皆實郭緣生述征記云彭城東有秺城云是崇侯冢自淮迄于河上城而實中謂之秺丘壠可阻謂之固然則城小而實皆古人因依立冢以為保固子建所云負土既盈或承流俗之傳耳

晉文王欲修九龍堰阮步兵舉鍤掘地得古承水銅龍六枚堰遂成水歷堨東注謂之千金渠晉世又廣功焉石人東脅下文云泰始七年六月二十三日大水蕩壞二堨今改為堨更于西開泄名曰伐原註一作代龍渠增髙千金之舊一丈四尺若五龍歲久復壞可轉于西更開三堨二渠合用二十三萬五千六百九十八功以其年十月二十二日起作功重人少到八年四月二十日畢伐龍渠即九龍渠也元魏修復故堨朝廷太和中造石

渠于水上按橋西門之南頰文稱晉元康二年十一月二日畢漢司空王梁為河南將引穀水以溉京都渠成而水下流後張純堰洛而通漕是渠今引洛水盖純之創也

凡造物由水水由土故江東宜綾紗宜紙鏡水之故也蜀人織錦初成必濯于江然後文采煥發鄭人以滎水釀酒近邑與遠郊美數倍齊人以阿井煎膠其井比旁井重數倍

蜀土舊無兔鴿隋開皇中荀秀鎮益州命左右賫兔鴿而往今蜀中鴿尚稀而兔已衆戴祚西征記云開封縣東二佛寺余至此始見鴿大小如鳩戲時兩兩相對祚江東人晉末從劉裕西征姚泓至開封縣始識鴿江東舊亦無鴿梁武時侯景圍臺城軍士熏鼠捕鴿而食數月之後殿屋鼠鴿皆盡然則江東有鴿亦當自北賫往耳

凡東南郡邑無不通水故天下貨利舟楫居多轉運使

歲運米二百萬石以輸關中皆自通濟渠入河也淮南篙工不能入黄河蜀之三峽陝之三門閩越之惡溪南康贛石皆絶險之處自有本土人為工大抵峽路峻急故曰朝離白帝暮宿江陵四月五月尤險故曰灩澦大如馬瞿唐不可下灩澦大如牛瞿唐不可留灩澦大如襆瞿唐不可觸揚子錢塘二江則乘兩潮發棹舟船之盛盡于江西編蒲為帆大者八十餘幅自白沙泝流而上常待東北風謂之信風七月八月有上信三月有鳥

信五月麥信暴風之候有拋車雲舟人必祭婆官而事僧伽江湖語曰水不載萬言大船不過八九千石大歷貞元間有俞大娘航船最大居者養生送死婚嫁悉在其間開巷為圃操駕之工數百南至江西北至淮南歲一往来其利甚大此則不啻載萬也洪鄂水居頗多與一屋殆相半凡大船必為富商所有奏聲樂役奴婢以據舵樓之下海舶外國船也每歲至廣州安邑師子國船最大梯上下數丈皆積百貨至則本道輻輳都邑為

喧闐有番長爲主人市舶使籍其名物納船脚禁珍異商有以欺詐入牢獄者船發海路必養白鴿爲信船沒則鴿歸

龍門人皆言善于懸水接水上下如神然寒食拜掃必于河濱終于水死也

海上居人時見飛樓如結構之狀甚壯麗者太原以北晨行則烟靄之中覩城闕狀如女牆雉堞者皆天官書所謂蜃也

建安郡建安縣有大勤墟中有石無小大悉如硯形舊說此墟人有好學而于義理不能疾曉常自咎頑愚每盛夏烈暑乃肉袒以自負後因雷雨空中有人謂曰念爾懇誠吾令爾墟內石大小俱成硯苟用者義理速解以旌爾志雨止視之果然今俗謂之孔硯

輕紗夏中用者名為冷子取其似蕉葉之輕健而名之

林邑獻火珠云得于羅剎國

風爐子以迴遶通風也一說形象烽火名烽爐子

茶拓子始建中蜀相崔寧之女以茶盃無襯病其熨手取楪子承之既啜盃傾乃以蠟環楪中央其盃遂定即命工以漆環代蠟寧善之為製名遂行于世其後傳者更環其底以為百狀焉原註貞元初青鄆猶繪為楪形以襯茶碗別為一家之樣後人多云拓子非也蜀相即昇平崔家

元和中酌酒猶用樽杓所以丞相高公有斟酌之譽數千人一樽一杓挹酒而散了無所遺其後稍用注子形若甖而蓋嘴柄皆具太和九年後中貴人惡其名犯鄭

注乃去柄安系若茗瓶而小異名曰偏提時亦以為便
且言柄有礙而屢傾側
被袋非古制不知何時起也比者遠遊行則用太和九
年以十家之累士人被竄謫人皆不自保常虞倉卒之
遣每出私第咸備四時服用舊以紐革為腰囊置于殿
乘至是服用既繁乃以被袋易之大中以来吳人亦結
絲為之或有餉遺豪徒翫而不用
都堂南門道中有古槐垂陰至廣相傳夜深聞絲竹之

音省中即有入相者俗謂之音聲樹
叢有似薔薇而異其花葉稍大者時人謂之枚櫰實語
訛彊名也當呼為梅槐按江陵記云洪亭村下有梅槐
村當因梅與槐合生遂以名之今似薔薇者得非分枝
條而滋演哉至今葉形尚處梅槐之間可取此為證且
未見枚櫰之義也正使便為玫瑰字豈百花中獨珍是
取象于玫瑰耶 原註玫瑰之瑰音回不音傀其音傀者是瓌瑰字書有證
豆有紅而圓長其首烏者舉世呼為相思子非也乃甘

草子也相思子即紅豆之異名也其木斜斫之則有文可為彈博局及琵琶槽其樹也大株而白枝葉似槐其花與皂莢花無殊其子若穭豆處于甲中通身皆紅李善云其實赤如珊瑚是也又言甘草非國老之藥者乃南方藥名也其叢似薔薇而無刺葉似夜合而黄細其花淺紫而蘂黄其實亦居甲中以條葉俱甘故謂之甘草藤土人但呼為甘草而已出在潮陽而南漳亦有

雄麻有花而雌者結實欲識麻之雌雄以此辨之

江東有吐蚊鳥夏則夜鳴吐蚊于蘆荻中湖水尤甚

月令出土牛以示農耕之早晚謂為國之大計不失農時故聖人急于養民務成東作令天下州郡立春制一大牛飾以文彩即以彩杖鞭之既而破之各持其土以祈豐稔不亦乖乎

七夕者七月七日夜荆楚歲時記云七夕婦人穿七孔針設瓜果于庭以乞巧今人乃以七月六日夜為之至明曉望于綵縷以冀織女遺絲乃是七曉非夕也又取

六夜穿七竅針益謬矣今貴家或連二宵陳乞巧之具
此不過茍悅童稚而已
唐世謁見尊者皆曰謹祗候起居起居者動止也理固
不乖近者復云謹起居某官則動止某官其義何在相
承斯誤曾不經心
終軍請長纓世多云將係單于按本傳云南越與漢和
親迺遣軍使越說其王欲令入朝比內諸侯自請願受
長纓必羈南越王而致之闕下若係單于乃賈誼之事

按班固云誼欲試屬國施五餌三表以係單于乃賈誼之事也又陳思王表云賈誼弱冠求試屬國請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

有人檢陸法言切韻見其音字遂云此吳兒直是𪭢字太僻不知法言是河南陸非吳郡也又有書生讀經書甚精熟不知近代事因說駱賓王遂云某識其孫李少府者兄弟太多意謂駱賓是諸王封號也

畢羅者蕃中畢氏羅氏好食此味今字從食非也餵飥

以其象混沌之形不可直書渾沌從食可矣至如不託言舊未有刀扣之時皆掌拓烹之刀扣既具乃云不託今俗字作餺飥非也原註元和中有姦僧鑑虛者以羊之六腑特造一味傳之于今時人不得其名遂以其號目之曰鑑虛後俗字多作鑑虛率多此類

肆有以筐以筥或倚或垂以鬻鮮物者曰星貨鋪言其列貨叢雜如星之繁今俗呼星火鋪非也

襄州漢高祖廟本為交甫解佩于漢臯之義今為高祖誤

每歲有司行祀典者不可勝紀一鄉一里必有祀廟南中有泉流出山洞常帶樹葉好事者目爲流桂泉後人乃立爲漢高祖之神尸而祝之又號爲伍員廟者必五分其鬚謂之五髭鬚江南有驛官以幹事自任白刺史曰驛中已理請一閱之初至爲酒庫諸醖畢熟其外畫神問何也曰杜康刺史曰公有餘也一室曰茶庫也諸茗畢貯復有神問何也曰陸鴻漸刺史益喜又一室葅庫諸葅畢備復有神問何也曰蔡伯喈刺史笑曰不須置

此

吴主孫皓每宴羣臣皆令盡醉韋昭飲酒不多皓密賜茶茗以代飲酒晉時謝安詣陸納無所供辦設茶果而已案此古人亦飲茶耳但不如今之溺之甚窮日盡夜殆成風俗

軍中有透劒門伎大宴日庭中設幄數十步若廊宇者而編劒刃為榱棟之狀其人乘小馬至門審度端直鞭馬而過㺶然聞劒動之聲既過而人馬無傷宣武軍有

小將善此伎每饗軍則為之所獲賞止于三四匹帛而已一日主者誤漏其名此人怨恨訴于所管大將得復召入呈伎之際極為調審入數步忽風起馬驚觸劍而死

壁州刺史鄧宏慶飲酒至平索看精四字酒令之設本骰子卷白波律令自後聞以鞍馬香毬或調笑抛打時上酒拾摇之號其後平索看精四字與律令全廢多以瞻相下次据上酒絶人罕通者下次掘一曲子打三曲

此出于軍中邠善師酒令聞于世案此條文義難解疑有脫誤飲坐作令有不誤而飲罰爵者皆曰蟲傷旱潦推其由蓋以為不偶之義蟲傷宜為蟲霜蓋言農田水旱之害呼曲子名則下兵為下平閻羅鳳為閻羅鳳著詞則河内王為河奈王檣竿上為長竿上如斯之語甚多

唐人酒令白樂天詩鞍馬呼教住骰盤喝遣輸長驅波卷白連擲采盛盧原註骰盤卷白波莫走鞍馬皆當時酒令予按皇甫松所著醉鄉日月三卷載骰子令云聚十隻骰子齊擲自出

手六人依采飲馬堂印本采人勸合席碧油勸擲外三人骰子聚于一處謂之酒星依采聚散骰子令中改易不過三章次改鞍馬令不過一章又有旗旙令閃擪令拋打令今人不復曉其法矣唯優伶家猶用手打令以為戲云

有齒鞋匠與樂工居隔壁齒鞋者母卒未殮樂工理聲不輟匠者怒因相詬成訟樂工曰此某業也苟不為衣與食且廢執政判曰此本業安可喪輟他日樂工有喪

事亦任爾齒鞋不輟

初詼諧自賀知章輕薄自祖詠顛語自賀蘭廣鄭涉其後詠字有蕭昕寓言有李紓隱語有張著機警有李舟張彧歇後有姚峴孫叔羽訛語影帶有李直方獨孤申叔題目人有曹著

有王某云往歲任同州見御史出案迴止州驛經宿不發忽追雜案又取印歷鏁驛甚急一州大擾有老吏竊笑乃因庖人以通憲胥許百縑為贈翌日未明御史啓

驛門盡還案牘乘馬而去

起居舍人韋綬以心疾廢校書郎李播亦以心疾廢播常疑遇毒鑠井而飲散騎常侍李益少有疑病亦心疾也夫心者靈府也爲物所中終身不痊多思慮多疑惑乃疾之本也

唐語林卷八